

中華用報

卷之三

17.12.4

第

期九十一

廿一十年七月一號

文化股飛漲臺中的書籍荒	一介	劍
文字國		
美國的人口問題		
千依百順	周越然	松
一知半解	錢希平	
長途跋涉		
冷眼		

華中者行編
號九十五路南河北海上
角三册每售零
元六十年至元八年半期定

南京

文化股飛漲聲中的書籍荒

一
介

The image shows a newspaper page from 'Shuji Wanbo' (Book and Magazine News) dated December 17, 1931. The main title '書籍荒' (Book Shortage) is at the top. Below it, the subtitle reads '期九十九第 一介'. The date '日七月一十年一廿國民華中' is also present. The main article discusses the high cost of books and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publishers.

然則拿出重價搜購文化業股票的投資家難道個個是瞎子嗎？當然不是，但這是經濟上的所謂游資作祟，在這里只好略而不論。我們所誠懇希望的，是幾家昔為文化業鉅子的大書店，能够繼續印行點一般所需要的圖書，莫使社會上的讀書界興書荒之歎。今日而言出版書籍，當然言之非難行之難艱。但不論今昔，凡事總有多少艱難，目前的難處雖然遠勝於往日，當亦不至於絕無打破難關之可能。以出版的困難論，在局外人想來，不外乎（一）有些圖書的內容，不合於現在局面，（二）印刷紙張成本的增加，與乎（三）花了不少成本印成之後銷路沒有把握。以第一點論，上海出版業實際上遠在一二年前即已一見機面，打破這個難關，應不至於有多少困難，印刷紙張成本的增高，更有提高售價的一法以資解決，各書店在戰前出版的書籍，既已照今日的成本計算

飛漲聲中的書籍荒——介
人口問題——孤劍心
十依百順——周越然
一知半解——錢希平
長途跋涉——冷眼
場馬爾太——方濟
在中華（長篇）——許季木

而十倍八倍的加價出售，現在出版的書籍當然可以照本定價。至於第三點的銷路無把握，解決當然不易。不過出版既為文化事業，利益素來較別種商業薄而且慢，何況以前的出版圖書，實際上也不是本本有紙貴洛陽的把握。事實上也許目前印行書籍，資本上不無困難之處，但既然股權在日日飛漲，足見投資者大有人在，如願增資擴股，不愁認股無人，所以經濟上的困難，似乎並不是無從克服的最大障礙。

該云「一家不知一家事」，我們局外人確也無從詳知文化業內中的困難，說來話去，難免如隔靴搔癢，不值文化業當事人的一顧。不過愚妄之見，以為文化業的消沉，究與社會民族有關，倘從事者只知唉聲歎氣，坐以待斃，影響所及，豈獨書店本身。環境誠然困難，但既已置身其間，不得不殺開一條血路，一方面為本身求存，一方面為大眾着想。今日吾人作事，只有一點須三思而行，就是所做的是否益于利人，損人利己，固不當爲，損人不利己大可不爲，利人利己則何樂而不爲？

文 字 國

劍 心

假如有人問我：「中國有什麼特產？」我的回答是只有兩個字——「文字」。你看，遠自上古，近至現代，大而社會，國家，小至一事一物，無一不需要文字來點綴。換句話說，就是無一不需要文字來撐場面。從前帝王登極，是一篇文章；冊封官爵，是一篇文章；出兵討伐，是一篇文章；斷絕邦交，是一篇文章；勸進，是一篇文章；獻降，是一篇文章……這些數不清的國家大事，拿尚書五十八篇來看，所謂典，謨，訓，誥，誓，命六體，就有一大半是這種官樣文章。譬如湯誥，武成，彷彿是登極的詔書；盤庚，是遷都的告示；甘誓，胤征，湯誓，秦誓，牧誓，費誓，是出兵的宣言；説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陳，畢命，君牙，商命，文侯之命是冊命的詔令；其他的所謂「誥」的一體，也都是昔被臣下的話。

彷彿是現在的告示。春秋以後，只要看一部左傳，就有許多是國際間的往還交涉的官樣文章。秦漢以後，這種舞文弄墨的風氣，愈益擴大；天下大亂，民生凋弊，一朝減輕刑法，恤民求言，詔書，便已了事；甚至戎馬倉皇，危急存亡的時候，朝廷之上，也還是在那裏咬文嚼字，絲毫不肯放

鬆！我國歷代受外族的侵略，當無過於宋明兩代，然而你試把三朝北盟會綱知明季碑史等書翻開一看，感想如何？我可不知道。在我呢，但覺得是點點血淚，從一篇篇矞皇典麗的官樣文章的字裏行間透露出來！……你想，中國除了文字還有什麼？我真有些不忍說下去了。

朝廷之上，專拿文字來撐場面，既是這種樣子；至於民間，又何嘗兩樣！即使是窮鄉僻壤的農村，新年到了，少不得一付春聯，貼在大門上而已；不然，一個「福」字也行。新店開張，或是結婚，做壽，少不得送一個橫子，或一付對聯，和一篇頌詞或壽序，又要借文字來撐場面的。然而最滑稽的，尤莫過於「哀祭」一類的文字。譬如一個人死了，總該是一件悲哀的事吧。然而在咱們國裏，却又是一個借文字來撐場面的好機會了。

「孝子」們既然在「苦塊昏迷」中說出他其實並不「語無倫次」的一裏啓「以遂其『顯揚』的目的；親友們自然更是機會臨頭，千萬不容放過，你一付輓聯，他一篇祭文，我一篇諫詞，他又是一首輓詩，——忙亂了一陣子，無非借文字來撐場面而已。至於哀傷的本意，却早已忘於九霄雲外了。喪家事後把這些文字搜集起來，彙錄成編，舊式的稱為「榮哀錄」，新式的稱為「紀念冊」，於是文以人傳，人以文傳，相得益彰，從此便兩皆「千古」了。

還有一班「文人雅士」，偶然制作或得到了一件器物，本來無足重輕，但也爲了要撐撐場面，便給他一篇銘詞。從前的人老實些，往往把銘詞刻在器物上面；後世的人，連「刻」也怕麻煩了，單就「寫」在紙上，給人家看看，已算滿足，更有連器物根本沒有，只是「白嘴皮」的，也不少呢！他如名山勝蹟，這班文士們乘興登臨，又是到處留題。也是從前的人老實些，往往要把他的姓名年月或詩文之類，大書深刻在巖石上面。風氣所至，即便是粗識之無的蠢才，也居然在園林名勝的壁上石上，滿塗着粗劣不通的文字，真叫人看了要哭笑不得，幸而他們取巧偷懶，沒有做了石工來深刻在上面。

其實這些事情，起源都是很古的，王國維氏說：「書契之用，自刻畫始」，古代所傳下來的甲骨和金石，便是這「刻畫」所憑藉。殷人把他們的「卜辭」刻畫在龜甲和獸骨上面，雖然還沒有要借文字來撐場面的意思，但殷商的「先公」「先王」和許多「貞卜者」的名氏，却從此可以發現許多，也許他們未必完全沒有意思把自己的名氏留在人間吧。至於周人的宗廟彝器和日常用具，差不多都有銘詞刻着。其最簡單的，只刻着自己的名或圖記；稍複雜的，便說一些「某人某事而作是器的話」，並附着一句「子子孫孫，永寶用享」。這是最普通的；至有記載朝章國典而或以爲文飾的器具，那完全是借文字來撐場面的事了。可是甲骨是一小片一小塊的東西，鑄鼎最大也不過高廣數尺；一般好大喜功的人們，看着總還不大樂意，因此又轉移方向，把文字鏤刻在巖石上面，——這後人叫做「摩崖」；

或者把整塊的巖石鑿下來，立在山巒水涯，墓道廟門，把文字刻上，這被東西，後人叫做「刻石」或「碑」。——碑，本是立在宮廟裏面，用以示圖影和祭祀的；或是立墓上，故棺材落葬的時候用的，所以碑額上面有一個孔，叫作「穿」。但中國人是無處不在想方法擡場面的，所以傳到後世，本意全失，專是爲鐫刻文字而立的了。至於那上面所刻的是些什麼文字？這最初是好大喜功的人所發明，刻的當然是歌頌他們的功德之辭，如秦始皇的韓山泰山琊琊之罘碣石會稽六石便是。東漢以後，這種用途擴展開來，於是山川、城池、宮室、橋道、壇井、神廟、靈廟、古蹟、墓道，孝親……等等，便無往而不立碑，也就是無往而不信文字以擡場面。而子弟們爲祖先大擡場面而立的墓碑，尤其多得不可勝錄。文字到了這時，真是已經走上鴻溝了。

自篆書人發明了「刻石」以後，這名山勝迹到處留馳的風起，便跟着來了，這就是舊的文字，後世的金石家稱他爲「題名」。題名所在有多種：一是天然的巖石，一是碑額，碑陰，碑側，又一是幢柱，造像，石室等物，無不可以題名於其上。甚至疊床架屋，鏽去而重刻的，也很多。漢碑如韓勸碑隸有東平間，項伯修的題字，倉頡廟碑額，也有漢人的題名，這恐怕要算是後世所可考見的題名的最古的了。孝壹山石室，自漢而晉，而北魏北齊，題名尤多。宋朝以後，更大大的盛行，湖山佳處差不多無處沒有名人的題字，這種風氣，便一直傳到現在而不會稍衰。

從上面看來，無論是國家大事，或是民間瑣事，總之是無一不在借文字以擡場面。但爲什麼自古文人，竟會這樣的閒情逸致，專替好大喜功的人們擡場面呢？却也有一個大原因在。這原因便是所謂利祿之途。大概文人不論「幫忙」或「幫閒」，總得有些文才，然後上之可以「待詔金馬之門」，下之也不失爲一個「清客相公」。所以詩毛傳說：「禮教能全德，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書，山川能詠，妻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者，可以爲大夫」。能此九者，居然可以做官，你還誰不願把文字來玩弄一下？這

南京圖書館藏

可以說是「幫忙」的一羣。還有一批「幫閒」的，如鄭板橋所斥為：「門館才情，遊客技術，止合剪樹枝，造亭榭，辨古玩，鬥茗茶；爲掃除小吏作頭目而已」，似乎比「幫忙」的低着一等，其實是同樣的在玩弄着文字，藉此以爲進身之路而已。明白了這個道理，就可以知道自古文人之所以喜於博闊老們拿文字來擡擋而已。但是推原窮始，都是因咱們文字的特性，所以才造成了這類特殊現象。

現在再來說我國文字的特性究竟是些什麼？

中國文字的形體是固定的，每個字的大小，可使牠完全一律，排在同一方格裏面，這是特性之一。又中國文字是單節音，沒有語尾的變化，但是有平仄清濁的區別，這是特性之二。因爲這兩種特性，便造成了一種特殊的文體——對偶。（同時也造成了一種特殊的藝術——書法。）這對偶的造成，據文心雕龍所說，完全是出於自然，麗辭篇：「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爲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對偶的條件，簡單說來，一是虛實各自爲對，一是平仄互相成對。這在最古的易經書經裏面，已有許多的對句存在。後世把他擴大運用，於是便造成了全篇都是對偶的文體，如辭賦中的律賦，和一切的辭文便是。而這種文體是最需要典故——所謂辭藻來敷衍成篇，看着似乎矞皇典雅，讀着似乎聲韻鏗鏘，而其實一些內容也沒有。凡是辭賦頌贊等一切官樣文章，大抵如此。但好大喜功的人們，却因此得意極了，以爲這種文章，才十足的可以鋪張揚厲，替他大擡場面。寫之不足，更刻之於石，「上專心致意，絞盡腦汁，翻盡書籍，在這種文體中討生活了！譬如遇到上面所舉的許多國家大事，民間瑣事，和詩毛傳所說的「九能」之事，便無不可應用這種文體，把牠說得天花亂墜。這真是不朽的盛業，懿厥休哉！偉大的文字國呀！我希望你永遠的存在。

青年最黑暗之時間，爲安坐熟籌非義財物之儂來。

（葛利來）

是一個民族嗎？

美國的人口問題

孤松

一切問題的根底
在或種意義上，美國爲人口問題所起的煩惱，比之日本還來得深酷。

人口問題的煩惱有三種，其一是人口過多而領土狹小；其二是人口過少；其三，是國內人種的混雜。美國對於人口的煩惱兼有（二）（三），所以比之日本之患人多，法國之患人少，其苦惱要深酷到兩倍。

從一八四〇到八〇年的四十年

間，移住美國的白種人數，共達九百十五萬人；比之以往的英國種人，約爲百分之二十五以上，更從誕生年齡這一點來觀察，無疑的供給了極高的人口增加力。其中三二%爲德人，二四%英人，一九%爲凱爾特種（Celtic）的愛爾蘭人，九%是斯子的那維亞人。一八八〇到九〇年的十年間，還以德愛爲移民潮中的主流；二十世紀以降，爲美國活動中心，在今日位於支配階級的美國人，就是那個時代的產物。從

雖然我們的嘴上總是美國人美國人的說着，而在嚴格的意義上，却是沒有一「美國民族」之存在的。說現在的美國人是四十五種民族的混色族，固然不當；但並非單一族，却是事實。在一八四〇年之前，美國人爲盎格羅撒克遜（Anglo-Saxon）民族，誰也沒有異議；但今日美國民族的形成，已與當時大不相同了。

在理論上，對於人口的過多或過少，都有救濟方案可尋；而對於一國之內的人種不一，（就是沒有了民族的結合，而其中心民族亦漸減少），却極難施行救濟的方策。在各方面所下的「未來的美國將若何」的質疑之中，民族問題的「美國人」將如何，乃是一切問題的根底之一；實際上，惟此才是給美國有識之士以不斷的煩惱，和支配美國全問題之今日的重大問題之將今日的美國民族稱爲「英德愛

的混成」，我以為最為得當。

上面所述的事實極為重要，因為此際此後的美國人口問題，據我推想，將以一八九〇年以前的先祖為基礎而謀解決。

然而以一八九〇年為界，到美國去的移民，一變其人種和素質，捲起了完全另一人種的混亂潮流。從一八九〇年到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之年的二十五年間，赴美移民計有一千五百萬之上（一九〇七年最多，計一百二十八萬人；一九一四年，計一百二十萬人。）；這鉅額的移民，已不是拓領土墾荒野的純良殖民，而是營利於市街，貢勞於

勞働賣賣，為敷設鐵路枕木而招募攏來的移民，和在故國無立足之地，想到黃金美國做一商人的人們，大多是下流之輩。而且他們已不是上述的英德系統之所謂「北歐人」——諾送克（Nordic）——而是另一人種的奧意俄及其他——拉丁·斯拉克——的系統。看啊！以一八九〇年為一期，赴美的移民人種有可驚的轉變如下：

年次	北歐人系統	拉丁·斯拉克
一八六〇—	七〇年 九八·四%	一·六%
一八七〇—	八〇年 九一·六%	八·四%
一八八〇—	九〇年 八〇·二%	一九·八%
一八九〇—	一九〇〇年 四八·四%	五一·六%
一九〇〇—	一〇年 一三·三%	七六·七%
一九一〇—	一二〇年 一二一·八%	七七·二%

（註）北歐人（諾送克）以英德法為主，包括荷瑞與各國人民；拉丁·斯拉克則

觀上表，可知一八九〇年之後，移民人種的主客已全倒置，人種多及個人的性質，完全擾亂了美國

工場的園利害，無論精神肉體，都證明其是品格低劣的人們。

「美國民族」的確立

假移民公司之手，去應企業下

勞働賣賣，為敷設鐵路枕木而招募

攏來的移民，和在故國無立足之地

，想到黃金美國做一商人的人們，

大多是下流之輩。而且他們已不是

上述的英德系統之所謂「北歐人」

——諾送克（Nordic）——而是另

一人種的奧意俄及其他——拉丁·

斯拉克——的系統。看啊！以一八

九〇年為一期，赴美的移民人種有

可驚的轉變如下：

這就是說，第一期移住的是蓋

格羅撒克遜（新教），而第二期以

德愛為主流的移民——舊教徒——

已佔極大勢力，在今日的美國人中

混入多量的血液，所以無法可想。

美國人除宗教上有所不滿之外，只

能把英德愛的混血兒承認為美國人

；換句話說，以第二期之一八八〇

年為最後的退却線，現在要決心建

築美國民族的城堡，其中心支配勢

力，只有求之於一蓋格羅撒克遜新

教了。

由此我們確認米國民族是三種民族結合的混成族，依人種的通稱

，呼之為北歐系（Nordic）；而韓

視反北歐系之美人多到五千萬，就足以視為美國人口問題另一方面

，這事變刺戟起了他們神經過敏的注意，以至於發生半瘋狂的行動；何況在支配白種人思想生活極深的宗教上，兩者也如冰炭之不相容；斯以其後勢力增大，卒在美國

民族問題中投下了炸藥。

丁·斯拉克所奉的舊教，在人權政治社會各觀念上，均在獨立地位，如後所述

，這事變刺戟起了他們神經過敏的

，（註）五千萬人只是私人的估計，據數互從得知，即使估計為六千萬人，也許並非大錯。

國內不同人種的洪水

雖然籠統的稱為美國人，而實際上非真正美國民族的美國人，却占了全人口半數以上；所以今日及

今後的美國，關於人口就不能沒有問題了。

假如在日本國內有了三千萬的朝鮮人，和一千萬的中國人，就料想要發生許多問題，則美國人所感的煩惱，就可不難窺知了罷。在美國，實有四十多種的白色異種，其數目達三千八百七十萬；再加上一千一百九十萬的黑人，和二百萬的東洋人，而詳細分類起來，則美國

一國之內，實生存着五十多種的人種。一九〇〇年前，純粹美國人自稱美國是世界的新天地，人種的鑄鑄爐，以溫暖巨大的手，援救在舊

世界中苦惱的人們；自誇自由豪放富有活動的人生，是為救助同胞而存在；自信五十多的相異人種，可以同等歸化於美國，形成一個新的民族新的祖國。

可是經過了悠久的百年歲月。化一個猶太人為美國人且不可能；那末五十多的外國系美國人，自然回到五十多不同的別國人心理裏去了。

“Americanisation,” “Assimilation,” 等語成爲當代美國的發語者，不外表露「美國化——同化」的至難極艱。

美國人異人種的細胞之中，固有其各個的傳統和文化，加以諸不同的宗教而防禦自己的精神領域，因之欲「以盎格羅撒遜新教同化」，與其說是至難，毋寧說殆不可能。從一九〇〇興起的一「同化政策」的呼聲，幾十年來愈唱愈高者，還不是說明了同化之爲難事。誠如伊斯賴·桑惠爾的冷靜評語所言上帝的鎗爐雖結成了各個人體的化合體，但那是和純粹美國人所要求的人體全然不同的。

「一切的美國人，同有建築未來美國的權利！」懷爾特·弗蘭克這句口號，就是幾千萬非盎格羅撒遜的素質和人情破壞美國民族，制定了移民法律，今後的人力所需，自不外活用現有的人口了。

於是鎗鏃僵化與人種的細胞，創造單一元素的企圖就失敗了；

況乎這新元素期待爲盎格羅撒遜這種，其根底就有着化學的無理。意大利人依然是意大利人，猶太人依然還是猶太人，而成爲美國市民的一羣，從之「美國化——同化」的呼聲，激成了保全純粹美國人的運動，而將展開今後的民族鬥爭。

純粹美國人之減少

美國人爲國內人種而煩惱，譬如上述，而因純粹美國人的逐漸減少，使他們起了不亞於人種混雜問題的煩惱。盎格羅撒克遜種族是相對的減少下去了。

美國原本是人口過少的國度，在偌大領土之中，只有一億二千二百萬人，這和日本比起來，日本一平方軒有一百三十四人，美國只不過十六人。照美國領土之廣，有五億人口亦可優游生活。因爲人口過少，他們的工場就極度適用機械主義。農業也是如此，可見人口之不足，實無疑義。而因深懼移民的素質和人情破壞美國民族，制定了移民法律，今後的人力所需，自不外活用現有的人口了。

比之總括的所見之人口不足問題，最爲嚴重者，是純粹美國人減少。

(即中堅美國人的衰退)的問題，這一點正和法國所煩惱的同樣。在今日，法國以其殖民地的黑人軍立在國防前線；而美國人則以黑人爲亞令配克運動會比賽的先鋒。彼此統計，也表示着「不充分」：

美國人之種類

	人口	對全人口之比率
父母均美人	七〇·一三六·六一四	五七·一%
父母外國人	一五·三六一·一八六	二〇·七%
移住歸化之美人	一三·三六六·四〇七	一〇·九%
黑人	一一·八九一·一四三	九·七%
其他有色人	一二·一九·六九六	一·六%
共計	一二二·七七五·〇四六	一〇〇·〇%

據右表所示，就以父母是美國著作爲全部純粹美國人，也不過總人口的五成七分；而且若進一步在這五或七分之中，除去了以盎格羅撒克遜之血爲主流的信奉新教的純粹美人，則恐怕不過三成了。

而照生物學的通則，惟其是純粹兒的優等種族，正缺乏繁殖力；所以純粹的美國人，不免有漸減的傾向，純美國人所信奉的基督新教徒，已嚴戒多產，認爲生產率之高，婦人的負擔，給社會以麻煩；加以女權膨脹，美國太太們之拒受產事，是當然的事。據羅斯教授○年前諾達克（英德愛）認真開拓的美國中部，在此一世紀間，純美人減少了三八·五%，又調查

該地沒有孩子的家庭，捷克人僅占

二・四%，俄人二・五%，波蘭人二・六%，德人三・九%，意人四・九%；而反之，純美人實占一八・%之多；警告蓋格羅撒克遜民族的衰運。更據台文坡特教授之數學的證明，亦足使純美人驚駭。博士

言曰：

「哈佛大學畢業的純美人一千，在二世紀後只能遺下五十個子孫；而波士頓的羅馬尼亞人一千，却能遺下十萬人。」

這種統計固然是撫拾最惡的程度而言，不過這種傾向的實有，却

能理解家庭之重要的賢母良妻的美國婦人，不消說遠較以爲常事者多；但是離婚之多，確如下列統計所示：

男子（滿十五歲以上） 女子（同上）

結婚者	一六・三二七・一〇九	二六・一七〇・七五六
未婚者	一四・九五二・七一二	一一・三〇六・六五二
寡婦者	二・〇三四・九三六	四・七三四・一〇七
離婚者	四八九・五七八	五七三・一四八

交戰防等重大問題之際，非常常加
以注意不可。（譯自日文今日之美
國一書）

納伐達前的利拿市，以離婚最
易的都市而著名於世；只因爲離婚
率高而呈墮落之象，也是久已著名
的事實。

以上所記，已啓示美國從西方
面所起的人口問題之煩惱，並暗示
其傾倒此後將愈益增添。而這個人
口現象，我人當展望美國的政治外

非任何人所能否認。

在離婚之多這一點上，美國也

是世界無匹。這是女權過大的結果
，也是女人不願過家庭生活，厭惡

刻板無聊生活所致。實際上不過是
織芥小事，就成爲婦人要求離婚的

理由；法庭對於離婚案件，也是簡

單處理，所以在東方家庭中家常便
飯的小糾紛，在美國就立刻以離婚
了事。

能理解家庭之重要的賢母良妻
的美國婦人，不消說遠較以爲常事
者多；但是離婚之多，確如下列統計
所示：

男子（滿十五歲以上） 女子（同上）

結婚者	一六・三二七・一〇九	二六・一七〇・七五六
未婚者	一四・九五二・七一二	一一・三〇六・六五二
寡婦者	二・〇三四・九三六	四・七三四・一〇七
離婚者	四八九・五七八	五七三・一四八

交戰防等重大問題之際，非常常加
以注意不可。（譯自日文今日之美
國一書）

納伐達前的利拿市，以離婚最
易的都市而著名於世；只因爲離婚
率高而呈墮落之象，也是久已著名
的事實。

以上所記，已啓示美國從西方

面所起的人口問題之煩惱，並暗示

其傾倒此後將愈益增添。而這個人

口現象，我人當展望美國的政治外

中華周報訂閱價目
半年 二十六期 國幣八元
全年 五十二期 國幣十六元
郵費在內郵票代現十足通用
但以不限省用者爲限

對於淋病菌滋阿爾巴



淋疾雖險

治之却易

內服此劑

效果立現

如似電光

殺盡淋菌

斷除病根

一旦服後

永不復發

山內之公司製藥公出

經驗之談

(→) 千依百順

周越然

「說是的時候，你也說是，別人說否的時候，你也說否，常常同意，永不異議，三年之後，你好了，你沒
有病了。」

我幼時好癟，「一言不合」，就要大喊大叫。動手動腳。所以當時骨瘦如柴，天天吃藥膏。四十歲後——我的經驗之談來了——連

和人談話，最容易的是說一個「是」字，（同意）最吃力的是說一個「否」字（異議）。別人有了「高見」，講給你聽的時候，他自

不固猶黑白的不同。紅綠是兩個顏色，不會沒有分別的」。你耳紅面赤，講了許多話。他頭昏腦漲，聽了許多話。結果。他不懂你的话，

行，現在快六十歲了，身體比以前大，精神也比我強壯。據說，起初的時候，不易保持，總想開口，慢慢的就慣了，反覺得言語是多餘的東西。

是，一半說否。五十歲後，是字之數，超過否字之數。從明年起，我想實行全是主義。萬一遇到行不通的時候，我擬採用大和尚不鑿不鑿

他，說「是」字，或一「對」字，他榮極了，并且你們的好感必定一天一天地增進起來。

天下的真理完全全盤傳給他們呀！就是極錯誤的事，你說了「是」字，他們因此大受損失，也不會怪你

新
回
所

相耶王
菜

請問先生，全世界並不是都變成了
亂小人和民匪鬼孽？我的答：世界
上本無所謂真君子或道學家。——
這個問題太大，我們暫時不講。今
天先舉一個很顯眼的例子罷：

這是「是」的起，請問下面的故事：我有一位經營的朋友，在二十歲的時候，身體面黃，醫師說他有肺病。吃了一年多藥，全然無效。後來碰見一個老和尚，對他說：「

An illustration of a small glass bottle of Vicks VapoRub with a white cap, resting on a crumpled sheet of white fabric.

服法簡易，功效甚佳。
預防得專，更無難處。

有人說，一馬路上紅綠燈的顏色，是沒有大分別的」，——他是色盲呀！你用了許多力氣，同他爭論，說「紅爲紅，綠爲綠。紅綠的

你的素狼毫了，吃藥是無效的，要改掉氣燥行。你好多話，又好爭論——這就是病根。倘然你能靜默不講話，——假若本身——或者別人



但是有件事，我們不必說否，也不可說是。現在有好說之徒（也可稱理想家），常常說，「什麼什麼地方被炸了」。或說，「潜水艇已經到什麼口，默默而來，又默默而去」。或說，「飛機來過了。他們來偵察——在半夜裏，我們沒有

看見，可惜！」對於這種新聞，我們斷然不可稱是——不可千依百順。我應當皮笑肉不笑，或者假裝不聽見，或者爽然說，「好了，不要再吃豆腐了。今天的報紙，我粗粗地看過，恐怕沒有那種新聞罷。」

(二) 一知半解

錢希平

說也慚愧，虛度將近五十，毫無經驗。有人說：「四十不惑，五十知命，再說沒有經驗，未免謙虛了」。這樣把我一偏，再不寫些驗出來，倒成了一個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人了。但反省自己，確是一個道地的「經而無驗」的人，

幾乎把大好腦袋與身體耽擱亂跑，之後，改穿西裝。某年夏季，硬領西裝不穿，錯擺立去。穿長袍還在三十三歲開始的，到如今還不過十多年的資格。不但沒有經驗，簡直是後生小子了。

人生四大需要是衣食住行。先從衣字說起，十多歲的時候穿過一時消裝，也可以說是明代玄冠，因爲那時武昌的織聲已經響徹全國了。行走不方便，而且路人時時要向我行注目禮。不得不把特製的大明服裝換去。回想起家疑古玄同，當

關於食的經驗，那更無話可說了。我是吃了三十年的素了，可是曉得我吃素的人不多，因爲我在宴會席上甚至與朋友小飲，上除九頭鳥，下除赤練蛇，人家可吃我無有不吃的。三百六十五天平均分派，吃素的日子還佔多數，這或許是我



少病的原因吧！

住是更隨便了，因為我一向是在杭州做事的。我工作的地域是在西湖裏，住的地點是在靠近保叔塔的鳳林寺裏，在我以為是偶然的，不能和那班化了錢來找西湖天堂的可比。我的和尚朋友，着實不少，因此我也能跌坐，並且能够坐在羅漢帳內過一度暑期的生活。要是沒有這些小小的生活，那末民國廿六年初冬從桐廬到徽州，實足要坐十天的小船，我早已支持不住了。又因為我是老幹報館編輯的夜生活，沙發裏躺躺，地板上翻翻，在我覺得舒適的程度，不下孔老夫子曲肱而臥罷。一時高興，我也做過幾個月皮馬書生，雖然沒有馬革裹屍的幸運，可是嘗到稻草裹身的風味，今日回想起來，還有餘韻呢！久居天堂的我，住是這樣隨便，真是一天曉得。

行，我在中學裏跑過長跑的，落後總輪到我頭上，可是我不灰心，努力的跑，最後跑到目的地，計時員有時很顯出不高興的神氣來，可是我不管。屯溪到婺源要經過馬金嶺，我費了三天光景，把我跑到少病的原因吧！

這也是民國廿六年冬天的事情呀。

到了上海，穿着麥肯皮鞋起見，見車就跳上，行的本能，漸漸要漏失了。不過在早晨和晚上，從徐匯到公共租界，我常常還是借重兩條腿的。

其次要說到病了。「病」對我是無緣的。「治病」或許有些小經驗，因為人天生是多病的；小孩又多，傷風咳嗽腹瀉停食等等的小毛病，差不多三日二頭要有的。我治病經驗，分為三步。第一步是治療本的方法，注重病的來源，不外風食兩字，小孩穿得不寒不熱，吃

得。話可說。以後倘然記得到似乎可算經驗方面的，再寫也不遲呢！

關於讀書寫字，慚愧得很，無聊可說。以後倘然記得到似乎可算經驗方面的，再寫也不遲呢！

出門旅行，最要緊的是旅費要帶得足，行李要帶得簡，不可隨便吃別人的東西，勿近女色和賭博，要不然，你將痛苦無告，後悔不及。為什麼旅費要帶得足？因為一個人在外，經濟發生了困難，你的四周都是不相識的陌路人，有誰肯同情你而給你救濟？當然，你不妨把行李抵押，暫居逆旅，一面快信電報，向家中討救。如果你家裏富有，可以不必張羅，立即為你匯寄；然而，你在逆旅中多住幾天，不但到達目的地要遲緩，而且錢也未免多化許多，幾天無錢的逆旅生活，也是苦痛萬分的。萬一家裏不是富有的，得到了你的告急函電，一面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張羅籌措，又非立時可得。你想，到了那時，你精神上物質上所受的痛苦，也就

(三) 長途跋涉

冷眼

我雖然不是古廟裏的貧僧，卻也有過萬里的行腳；我雖然不是政府裏的要員，卻也有過南北的奔波。我雖然不會到過外洋，而且也不會把中國走遍，但是，中國沿海的各省，可以說都到過了。我這樣各地奔波了二十年，並不是跟了軍隊調防，也不是為着避難，只是為遊名山大川，所以借從業的機會而去各地旅行；那麼，我可以自豪的說句老實話，我何曾願意登山涉水，舟車勞頓，為的是肚子餓啊！

朋友，你可以體會得到，我的偶而不慎，或者傳染得病，第二步便是施行灌腸手術，同時停止吃飯，祇吃流質。再不見愈，第三步然後對症發藥。即使請教醫生，我總是中西並用，由我斟酌。決不請教二個中醫，或是二個西醫，這是避免拿病人來做他們的醫學研究。講到中西醫，也是內外分工的，免得衝突罷了。

言可知了。我有一位朋友，有一次從南京到山東的臨沂去，走到了蘭海路上的新安鎮，接連下了幾天雨，長途汽車既停駛，驛車也泥濘而不行，於是，只好在客店裏暫時住下來。他帶的旅費既不多，一用就完了，這怎麼辦呢？他想起自己手上有二只結婚的金戒，這時沒有辦法，只好脫下來向當鋪去寄一下了。他想當鋪的章程，至少有六個月的限期，到學校放假而回去時，路過此地，再行取贖，當不為遲。他的想法當然不錯，然而，這裏是一個鄉間小鎮，那裏會有當鋪呢？他在泥濘的泥路上走來走去，老是找不到當鋪，雖然有着可以押錢的寶貝，這寶貝終也幫忙不來。幸虧他是一位臨沂最高學府裏的教員，同時恰好那學府旁邊有一家小雜貨店，這老闆每年親自上海辦貨要好幾次，路中的飯店客店以及汽車夫驛車夫對他大都認識的，他的店中，學生們前去招贓的生意很大，所以他對於學校裏的教員當然也特別的尊敬。他雖然從未見過這位教員的面

孔，但他知道一定是新教員，所以一面通知旅店老闆，說是她來負責，下一次出來辦貨而路過時，由他把房租等帶來償清。同時，再對驛車夫說明，一切由他負責，到了學校再給車錢。在半途的飲食住宿，完全由老闆代為解決了，這才算平安無碍的到了學校。像這樣的商店來說普通話，他們還是不懂。在小校再給車錢。在半途的飲食住宿，完全由老闆代為解決了，這才算平安無碍的到了學校。像這樣的商店來說普通話，他們還是不懂。在小

老闆，我們不是常常可以碰到的。我那朋友，雖然十分幸運的遇到這位老闆，然而，旅費不足的苦痛，也就足夠給他教訓了。

為什麼行李要帶得簡？因為笨重的行李，只是給人討厭；有時你弄得無可奈何時，攜帶既不便，丟棄又可惜，那就叫你進退兩難了。我覺得所帶行李，最好是輕巧的兩件，三件就發生了討厭。因為碰到爲難的時候，輕巧的兩件，我可以自己用兩手提走。如果三件了，不是三只手，怎麼辦？記得在民國十

二年的秋天，我從上海去福建的泉州，照理，這條路應該從上海到廈門，然後再渡過海到安海，乘長途汽車只須二小時就可到泉州了。恰好那時廈門在發生戰事，而泉州的學校，又是開學而我急須赴校，這老闆每年親自上海辦貨要好幾次

先到福州，由福州再乘小輪船去泉州。大家都知道的，福建的言語不太好懂，他們講的話我不懂，我講的話他們也不懂，就是彎起了舌頭來說普通話，他們還是不懂。在小輪船上住了一日兩夜，吃的問題要完全由老闆代為解決了，這才算平安無碍的到了學校。像這樣的商店來說普通話，他們還是不懂。在小岸先去採辦食糧，待到下午潮漲，始得進口。可是，他們一上岸，爲的怕八大爺的拳頭，一個個避开了。從上午直到日落，這班船員們竟是一去不回。這可討厭了，在船絕對不必說，因在海中決不是道理，因此大家商議，一面止住八大爺的咆哮，一面派人上岸去找尋船員們回來，俾得使船進港，八大爺們自然知困在海中不是道理，所以由八大爺的小頭目出來，把八大爺完全驅進船中，不許他們滋事，這樣，才算船員一個個回來，放汽笛而船開始進港，然而，這時候已經荒烟四起，野渡無人了。

從小隊到泉州，距離只有三十里路，小輪船進口，不到兩小時就到了。輪船停在港中，雖然離岸不過兩三丈，但這兩三丈的路，須得向渡船借徑，人們一個個搬着行李上渡船，我帶了三件笨重的行李，那裏的人見到八大爺的可怕不下

而且大半是重得可以的參考書，並沒有挑夫來為我挑，怎麼辦呢？叫船上的茶役為我搬，大家言語不通，他們一到碼頭，又是一個急於上岸，對於客人，酒資已經早早到手，此刻是深都不深的了。我這可糟了，輕巧的兩件，我可以自行提擔笨重的三件，那怎樣解決呢？後來，費了不少的口舌，終算請人幫助為我搬上渡船，渡船上的船夫伸出手來，講着聽不懂的話，我知道要錢，為的希望由他替我搬運上岸，所以也不問價目，自動的多化錢，然而到了岸邊，他們又不理我了。這時已在深夜，海風一陣陣的吹來，荔枝樹發出了巨大的聲音，好像上海巨風過境的那種情形。這裏不是大都市，人們早都休息了，碼頭上的荔枝樹上，僅有兩三

點燭火似的燈光，兩位八大爺，槍桿下，那種情形，想起廈門正在發生戰事，這裏離廈門又不遠，不免令人見了心中突突的跳起來，人們一上岸，大家攜着一些輕巧的行李走了，我帶了笨重的三件，真是累死人！想丟了，又不肯，幸虧碰到兩位同船的旅客，他們和我同樣是江蘇人，在江蘇，我是江南，他們是江北，我們不是同鄉；但到了他們，在舉目無親的異鄉，我們是同鄉了。他們的年齡，可以做我的長輩；他們的舉動，又是世代書香的文弱之士，他們也是言語不通，可以是末一班走上渡船的。現在，三個人，在我是終算有伴了，於是他們一人看守着堆在月光中的行李，另一人和我一同去敲一家商店的門

行李果然不宜多帶，一只帆布牀是不能不帶的。在輪船上，你有錢，不妨住官艙，住大菜間，可是官艙的位置沒有了，大菜間也擠不進了，你想退一步住房船也已客滿，那你只好住統艙。統艙大都沒有牀，睡在地上，不但不舒服，有時人家暈船嘔吐，你的被褥也不免弄得髒。你沒有法子，你得向茶房租一帆布牀的地位。可是，租統路，鎮上居民不過百幾十家，沒有旅館而只有商店，當挑夫為我搬進行李而到一家低矮的茅屋門口停下來，推門進去，見到一間房中有七八條大漢赤條條的睡在地上，我即爲之一怔，立即想到水滸傳上的人物了。想起在新安鎮前面一站叫做「蓮河」，民國十七年的春天，我



預防感冒

只要日服兩粒精衣高單位
比目魚肝油精丸哈利巴。

即能強化呼吸器官，增強皮膚抵抗力，何愁風寒感冒之侵襲，不特能健脾助消化，為謀自身健康計，宜速購服。以免被病魔所害。



日服二粒

新嘉坡五百多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說明了來意，先把行李搬入了那

家商店，然後，我們兩人再去找客店，由客店中暫時為我們解決了困難。由於這一次的教訓，我深深地感到旅行中萬不宜多帶行李。

外，隨身必帶帆布牀一具。有一次

，我到山東的臨沂去。早晨，從徐州乘龍海車到新安鎮，那裏換乘長途汽車，原本當天下午三時可以安抵目的地的。豈知道上了火車，開

車的時間已過而車老是不行，據說車頭壞了，此刻正在修理。待到修

好開行，已是下午三點多鐘，到達新安鎮，已在萬家燈火時了，自然

，我只好在那裏住一晚了。那裏是一個鄉村小鎮，離開車站約有三里

路，鎮上居民不過百幾十家，沒有旅館而只有商店，當挑夫為我搬進

行李而到一家低矮的茅屋門口停下來，推門進去，見到一間房中有七

八條大漢赤條條的睡在地上，我即

爲之一怔，立即想到水滸傳上的人物了。想起在新安鎮前面一站叫做

「蓮河」，民國十七年的春天，我

有朋友在那裏遇過土匪劫車的危險，所以我實在有些害怕。我問他有沒有單獨的房間？回答是沒有。我再找到別家客店，找來找去都是一樣的。後來沒有辦法，找到一家飯店，我不去管他，撫充江湖好漢似的選一張清潔的座位，酒來菜來狼吞虎嚥的吃着，一面在想一個解決這一晚的方法。因爲時已深秋，露宿一夜是做不到了。當酒醉飯飽的時候，我就同飯店掌櫃談判，說他們晚上不做生意，房屋空着，我正沒有住處，希望給我借宿一宵，明天一朝起程，願意多多給錢。掌櫃看我不是壞人，答允是答允的，只說沒有牀鋪，這一下使我高興得跳起來，那兩位爲我搬行李的站夫，坐在門口地上正在吸着黃烟，立刻代我說：不要緊，這位先生自己有牀鋪的，於是，我不但多多給站夫的送力，同時再多多給店夥小賬。

他們在半夜裏還爲我預備了一壺酒和兩碟菜，並再泡上一壺茶，我裹開帆布牀，這一夜當然住得很舒服了。

還有一次我從臨沂到濟南去，

南。因爲這條路要走過一個世界聞名的土匪巢地盤的下面，那裏是十分危險的。如果你在臨沂失了風，土匪的情報員得悉你身上有錢的話，你將有被擄的危險，所以，我離開臨沂的時期，並不預先告人，在一個晚上的夜半，突然收拾東西，一早化裝成短衣的勞動者，坐上汽車，一路平安無事。到了棗莊，換乘火車，恰好沒有客車而只有軍車，車上的茶房，說是可以不必買票，要求多給酒資，我上車之後，把衣服換了，展開帆布牀鋪着，爲的我穿着西裝襯衣，藍灰色西裝長褲，樣子很有些像軍官。恰好此車是軍車，士兵橫七豎八的躺在地上，我則駕起帆布牀睡着，所以士兵也當我不知是什麼師中的長官，這我可佔了不少的便宜。要是我沒有牀鋪的，於是，我不但多多給站夫的送力，同時再多多給店夥小賬吧！

現在，再來談談吃的問題：在輪船火車之中，和不相識的人處在一起，談了幾句話以後，或是給人一支紙煙，或是人家給我一支紙煙，這是極普通的事。然而，這也須特別注意，爲的你如果富有一些，

人家看中你是肥羊，這一支紙煙中說不定含着使人昏迷的藥物的。這是一般人常說的話但我可沒有遇到，而且也不會見到。不過在民國十二年的夏天，我在長沙和三位朋友回返下江，在漢口上了船，四人包了一間房船，我們把換了的錢幣，四個人就在房中分散。我們以爲在房中而且又是船開行後分的，當然不會被人看見而途中出花樣了，那知不然。船到九江，大家購買瓷器，我們爲小心計，預先議定，兩人守房，兩人出去買物，停一下再輪流交替。就在這時候，有人看到我們只有兩人時，走來送藥四粒，說是消一消暑藥，可以消除暑氣的。我們不理睬他，他竟促人吞服，因此怒目嚴厲的對他說：你送我們藥，我們當謝謝你的；但是，我們什麼時候吃，這你可不必管。那人有這帆布牀，恐怕佔不到這種便宜吧！

現在，再來談談吃的問題：在輪船火車之中，和不相識的人處在一起，談了幾句話以後，或是給人一支紙煙，或是人家給我一支紙煙，這是極普通的事。然而，這也須特別注意，爲的你如果富有一些，

人家的東西不可隨便吃，自己吃的東西却不能不充分的預備。因爲走出去水土不服，飲食不慎，還是極普通事。有時，一路沒有荒村野店，你即使想隨便買一些食物都是不可得，你見商客們拿出精美的東西吃着，你怎不要誘垂三丈一賭和女色，在旅行中切宜禁止；因爲，歹人們常常利用這兩點來騙人錢財，你僅有的些旅費，如果被人騙去，你將遠落他鄉，那是何等危險的事啊！

如果在春秋二季，你作短程的幾天的旅行，所帶衣服，更要當心。如果你不留神，就會使你生病的。比方，在春天，你預備足處名勝地去玩幾天，你因爲天氣很熱，想起夏天不久就要來臨，那時天氣還要熱，所以不必多帶衣服；況且出去僅僅只有幾天。這想法你可錯了。因爲天有不測風雲，悶熱如夏的暮春，只要一陣細雨，立刻天就冷下而使你感到單衣不夠。你有多的錢，而且地方又是都市，那還不要緊，可以去買一件來來樂泰。儘是你何必多買！況且把你僅有的一些旅費用去一部分在衣服上，你不能要多少感到些困難的。

千古戰場馬爾太

方
達

士會，也改名爲馬蘭太騎士會。

歐洲在十一世紀時，宗教的狂

截至本年七月杪為止，馬爾太島所遭受軸心飛機的空襲，已超過了三千次，炸死的民衆有一千三百人，受傷的有一千六百人，被燬的房屋九千所。自實際上言，馬爾太島已成了一堆廢墟，然而這長廿八啓羅米突，闊十六啓羅米突的小島，依然是英國的主要海軍根據地，依然是地中海最佳港口之一，依然

族苦苦爭奪過。耶穌紀元前一千二百七十年，腓尼基人在這裏創立了一個小小的小國，其中的一個國王，據說曾經幫助腓尼基皇后氏董氏逃出的兩城，創立迦太基王國。五世紀之後，這小小的王國落到希臘人手中；希臘人於紀元前三三六年爲羅馬人所逐出，羅馬人將這地一直佔據了七世紀。

到了紀元後一五四年，羅馬人

信徒。

島不過是二百五十五方哩的一片石
灰質土地，大部荒蕪不毛，一部分
是牛山濯濯的高原，加上無數的崖
洞，水溝，凹地而已。田野裏是乾
枯荒涼的，在火炭似的太陽底下燃
燒着，一陣地中海的熱風吹來，便
捲起一陣陣的灰塵，使人迷着眼伸
手不見五指。物產方面，只有些捲
，蜜，少量的五穀，和芬香異常的
玫瑰花，如此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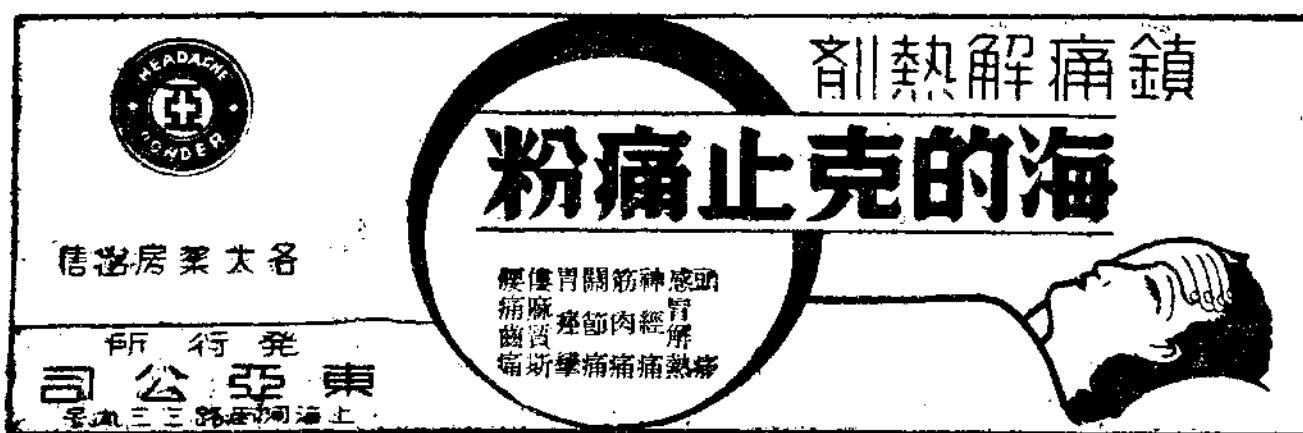
然而自人類有歷史時始，這小小一塊貧瘠的土地，却像那些最肥沃的土地一樣，為地中海沿岸各民

世將馬爾太島割給耶路撒冷聖約翰騎士會為采邑，馬爾太島的歷史，才展開了新的一頁。而耶路撒冷騎士

逃出耶路撒冷。起先逃到羅得斯島，後來逃到希臘的克里特島，又逃到西西里島；最後，在一五三零年

熱正達到沸點，十字軍一次又一次的東征；熱心的信徒，都遠遠的跑

正達到沸點，十字軍一次又一次的東征；熱心的信徒，都遠遠的跑



十月，查理五世將馬爾太島賜給該會作爲采邑，於是該會便在馬爾太島住下來，並改名爲馬爾太騎士會。

上任伊始，這些新主人便興兵動工，大事建築防禦工事，將馬爾太島改裝成爲一個百攻不克的要塞。並且建築一條長達七啞羅米突的水道，使島上居民隨時得有食水。創辦了三所中學，二百五十所教堂，五十所修道院，令島上居民一律奉天主教。並利用幾隻奴舟，將西西里島肥沃的泥土運到馬爾太來。

馬爾太的騎士們並不能安享太平。一五六五年，正是土耳其王蘇里曼太帝武功最輝耀的時期，他覺得被異教人佔據了這軍略要地的馬爾太，實在是回教徒的心腹大患，於是便派了一枝四萬人的軍隊，由海軍大將率領，進攻馬爾太。島上的防禦，是八百騎士和五千士兵。騎士們身穿黑色繡有白色十字的僧服，外套紅色戰袍，抱着視死如歸的決心，英勇地防守着。

土耳其人一次又一次的進攻，都因戒備的堅厚，守兵的英勇而失

敗了；士兵死傷的很多，連主帥也陣亡。續任的主帥學了乖，先將要塞的外圍一一攻陷，再對要塞出死力的攻。

守城的勇士，在長期抵抗之後，對於敵人有增無減的進攻，感到了畏懼，投降的思想，漸漸傳播起來。騎士會的會長，發覺了兵士們的感覺，便對他們說：「兄弟們，如果你們畏懼的話，到後方去吧，那裏比較安全；至於我，我要死在這裏，因爲這城的存亡，關係全島的存亡，更關係本會的存亡，我奉了天主的命守在這裏，我不願離開。

受了這番諷刺說話的激動，兵士們都回復了信心，勇氣突然增加，堅決的扼守危城。土耳其人將受傷的及被俘的耶教徒都切斷了頭，割開了胸膛，將心挖出來丟在海裏；守城兵士也馬上採取報復辦法：將俘獲的土耳其兵殺死，割下了頭顱，像皮球似的拋擲到土耳其陣中。如是者堅持了數月，土耳其人覺得這城是不可攻克的，便撤兵退去。

這一場仗，驚動了全歐，一個

14

是馬爾太島百攻不克的威名就奠定
了。以後兩世紀，馬爾太島都得享
受太平，一方面因爲土耳其根本放
棄了侵略該島的欲念；另方面因爲
歐洲基督教國家都希望這軍事要地不
落在任何強國手中。於是一直到十
九世紀，馬爾太島都掛着紅底白十
字的旗幟，保持着嚴格的中立。

兩十級士的財產和之，對方馬爾太島的騎士們並沒有好處；他們正應了「死於安樂」那句老話，多敵沒有了，戰鬥克苦的精神漸漸消

待他們宛如農奴，在土人面前趾高氣揚，以主人自居，他們忘記了知識，忘記了天主。土人對他們完全失去了信仰心，到十八世紀末期，他們的統治僅剩了虛名，差不多到不能維持的地步了。

這時海軍得勝的拿破崙，正在
預備遠征埃及。

當時島上的軍備，共有一萬七千二

撒冷聖約翰神品職，永遠紀念着這班半僧人半兵士的勇士們。

成了地中海的心臟，列強對馬爾太
島的爭奪，也更形熱烈。今日的馬

騎士，一千五百門炮，三萬五千技

現今他小學生的勇士們，

爾太，對北非戰事具有決定的影響。

槍，一萬二千噸火藥，裝有六十四門大炮的戰艦兩隻，三隻奴舟，和

給英國。這時地中海航運漸漸繁密，馬爾太島的重要性日形增加。蘇

；因此英國對牠才下死命的固守！

戰爭與法國人生活

民則受壓迫已久，正是伸冤吐氣的時候，對拿破崙的來臨，歡迎惟恐不及，絲毫不想抵抗，於是拿破崙不費一兵一卒，更易而得手。

有擋一兵，不敵一彈，便得到了馬爾太全島，三百萬的財寶，和無數的軍火，對於他的遠征埃及，不止是一大幫助，而且是旗開得勝的好兆頭。

然而拿破崙一向是慷慨的，他讓馬爾太騎士會繼續存在，劃分日耳曼一小塊地方給該會會長做采邑，贈給他六十萬里耳，及年俸每年十萬里耳；另外贈給每個騎士年俸

七言里耳。

後來馬爾太騎士會搬到羅馬，漸漸的名存實亡。到了今日，所餘

的只有兩個榮耀的神品職：天主教的馬爾太神品職，和基督教的耶路

最嚴重的是藥物的缺乏，藥房從來不能照醫生開的方子配劑，例如藥方上開的分量是五C.C.，醫房最多只能給你三C.C.，其餘的二C.C.讓你自己設法去買，對於有急症的病人，這是多麼的危險！

洋鬼子在中華（長篇連載）Carl Crow著 許季木譯

本書作者卡爾·克勞氏，於一八八三年生於密蘇里州哈蘭城（Highland, Missouri）。一九一一年來過中國大陸報本埠版主筆，後在東京經營新聞事業。旋回美數年，又來過中國大英晚報。著有讀客四萬萬人，我替中國人說話，孔夫子，中國人如是如是及洋鬼子在中國等書。本書乃其最近的作品。這述西洋文化與東方接觸的源流。從馬哥李羅來華起，至八一三事件爆發止，其中穿插若干生動的趣話。書末說「洋鬼子的時代完了」，不啻美在華勢力的一部指揮錄也。

第一章 馬哥李羅的追隨者

此種航海並不在證明地球是圓的，而開闢一條到東方富饒諸國來的更好的貿易線。

「前人開路後人走」

馬哥李羅出國二十六年，從中國回到威尼斯的時候，成爲一個富翁。就他的奇幻多險的游歷而言，這是一件最重要的事實。假使他沒有帶回珠寶、絲織和麝香，他也許默默而死，——重踏一個樊尼歇亞（Venetia 地名，在意大利亞得利亞海與亞爾卑斯山之間）冒險家的覆轍而已。此輩漫游至地球上遠遠的地方，回到故鄉，身無半文，死於貧困苦厄之中。他的鄰居未必首先到中國來發財。同時亦無發展到中國來較短路程的需要。哥倫布也許不致有開始歷史性航海的動機。

此類事實，在歐洲從來沒有聽

到過。他所談及的太半過實，不能

一半呢。」

令人相信，因爲遠非當時歐洲人的想像所能及。大家認爲他是一個說謊者。他沒有聰明聽聞的口才。關於用紙印的金錢，完全不可相信，因為沒有一個歐洲人，曾經見過任何印刷品。馬哥李羅堅稱他親眼看見一種奇怪的黑石塊，由中國人在地下掘出，燃燒後能發出比乾燥木材更熱的火焰。其說同樣的被視為不經之談。他說中國的居民比世界任何處爲多。即使是普通的居民，亦用盤子吃東西，同時每一個人在假日至少有一件真絲的袍子可穿。他的名字，成爲謊語的標記。小

孩子們發現他們的同伴大吹法螺，會用一種挑釁性的歌辭譏諷他：「馬哥李羅也這樣說呢。」其實，他是歷史上最誠實的旅行家之一，可是他終生蒙着說謊者的惡譽，而且流傳至以後的若干年代。由於他散佈的見聞，甚至不許他死於平靜之境。一三三四年，他躺在絕命的床上，別人勸他收回若干謠語，來減輕他的罪惡，可是他的衰老的體軀

的經歷，可是他隨身帶來的財富，却有不可動搖的佐證。威尼斯的馬哥族人，全體參加盛大的家宴，來慶賀他的回鄉。馬哥吩咐僕人離開房間，緊閉室門以後，他脫去衣服，含有戲劇色彩地，換上破爛的衣衫，是他從中國回來的長途旅行中穿的。接着他拆去外衣的邊緣。成對成串的珠寶——紅寶石，金剛鑽，瑪瑙，翡翠，珍珠，和猫兒眼——

像一隻破袋中的麥粒，灑在地上。珠寶之多，足以引起帝皇的嫉妒。他的敝舊的行李，搬至屋中，每一個族人得到一段絲織品，比威尼斯城中所見的任何衣着更富麗。遺憾的是他帶回來的一部份寶藏而已。他的財富，似乎用之不竭。二十年之後，他仍舊能從某種隱僻的所在，找出珠寶，麝香的小包，或成堆的絲綢，向人出售。他從中國帶回來的某一些寶石，也許用作當時完工的聖瑪克教堂內講經臺上的飾物。

馬哥發財的消息散至各處。許多樊尼歇亞人首途到中國來。不啻發現了一處新大陸，蘊有差不多難

他的親戚和鄰居雖然不相信他的經歷，可是他隨身帶來的財富，却有不可動搖的佐證。威尼斯的馬哥族人，全體參加盛大的家宴，來慶賀他的回鄉。馬哥吩咐僕人離開房間，緊閉室門以後，他脫去衣服，含有戲劇色彩地，換上破爛的衣衫，是他從中國回來的長途旅行中穿的。接着他拆去外衣的邊緣。成對成串的珠寶——紅寶石，金剛鑽，瑪瑙，翡翠，珍珠，和猫兒眼——像一隻破袋中的麥粒，灑在地上。珠寶之多，足以引起帝皇的嫉妒。他的敝舊的行李，搬至屋中，每一個族人得到一段絲織品，比威尼斯城中所見的任何衣着更富麗。遺憾的是他帶回來的一部份寶藏而已。他的財富，似乎用之不竭。二十年之後，他仍舊能從某種隱僻的所在，找出珠寶，麝香的小包，或成堆的絲綢，向人出售。他從中國帶回來的某一些寶石，也許用作當時完工的聖瑪克教堂內講經臺上的飾物。

馬哥發財的消息散至各處。許多樊尼歇亞人首途到中國來。不啻發現了一處新大陸，蘊有差不多難

信的盜竊機會。他們也許不知道馬哥在中國政府服官期內，曾私盜國庫、燒殺發跡。這一批早期的馬哥，李羅的後繼人發現了許多經濟的新路線，可是他們之中盜竊的人數，不在誠實商人之下。愛好和平的中國人很有錢，很易受到人家的劫掠。

• 奧尼歐亞人和日拿亞人的地盤，未能保持不變。未幾，西班牙與荷蘭的冒險家即為此種獲利不貲的盜賊中的一員。

奧尼歐亞人所經的路線，並不便捷。去年，我搭機飛越馬哥李羅的路線，在五旬之中，始完畢從羅馬至仰光的旅行。追隨馬氏的人和馬氏本身，經年累月，疲憊不堪，經過萬千的距離。沿路危險四伏，

不單單爲了探險和覓取財寶。馬哥年十七，跟着他的伯叔到中國來的時候，中途尚有兩個教皇所派的僧侶同行，旨在感化信奉異教的中國人，改爲基督教徒。此種教士與商人同行的情形，至今不絕。一面有財富可得，一面有靈魂須要拯救。

此種機會引起了一般人士的熱心。教會自行徑，留下不良的開端，這兩位僧侶是不足道的先進，其後另有一長串追隨他們的虔敬而英勇的志士。他們在最初的行程中，很覺困乏，對於當前的危險，又很害怕。

• 他們告訴馬哥一家，說他們在生病，回至本鄉，而把某種神聖的物件，交給馬哥的父親，轉送與中國須攜大量的食物過活，而且能否找到食物，爲必不可少。然而他們一想

到馬哥李羅的珠寶，行程終了所得的財富，以及他們回來後所享的舒適，榮譽和奢華，便把他們的苦難，淡然若忘了。財富的好夢迷了許多人。哥倫布舉帆駛向他思想中的中國東海岸的時候，他預期能和住在那裏的許多同胞相遇。

許多人從地中海到中國來，並非僅僅不變。未幾，西班牙與荷蘭的冒險家即爲此種獲利不貲的盜賊中的一員。

• 奧尼歐亞人所經的路線，並不簡單。去年，我搭機飛越馬哥李羅的路線，在五旬之中，始完畢從羅馬至仰光的旅行。追隨馬氏的人和馬氏本身，經年累月，疲憊不堪，經過萬千的距離。沿路危險四伏，

不單單爲了探險和覓取財寶。馬哥年十七，跟着他的伯叔到中國來的時候，中途尚有兩個教皇所派的僧侶同行，旨在感化信奉異教的中國人，改爲基督教徒。此種教士與商人同行的情形，至今不絕。一面有財富可得，一面有靈魂須要拯救。

此種機會引起了一般人士的熱心。教會自行徑，留下不良的開端，這兩位僧侶是不足道的先進，其後另有一長串追隨他們的虔敬而英勇的志士。他們在最初的行程中，很覺困乏，對於當前的危險，又很害怕。

• 他們告訴馬哥一家，說他們在生病，回至本鄉，而把某種神聖的物件，交給馬哥的父親，轉送與中國須攜大量的食物過活，而且能否找到食物，爲必不可少。然而他們一想

到馬哥李羅的珠寶，行程終了所得的財富，以及他們回來後所享的舒適，榮譽和奢華，便把他們的苦難，淡然若忘了。財富的好夢迷了許多人。哥倫布舉帆駛向他思想中的中國東海岸的時候，他預期能和住在那裏的許多同胞相遇。

• 羅馬教士，對於他們的工作，另有種新目標。乃斯陶里安人的異教，爲羅馬的舊敵人。它能在世界遼遠的地方立足，無異針對教堂的一種刺激性的挑撥，其狀態之迫切，更較成百萬的佛教徒爲嚴重。此種羅馬與敘利亞間的糾紛，爲外人在華衝突——包括宗教，政治，及商業上衝突——的第一次。華人本身對它不感興趣，毫不關心。而且這是一件最不重要的事。耶蘇教的勢力，並沒有他們想像中那樣龐大。天主教士的注意力，便轉向異教份子。敘利亞人並沒有在中國奠定地盤，建立乃斯陶里安教堂的後裔。

• 猶太人慘遭殺戮，在第一次大逃難中，從巴比倫奔到中國，其子孫亦無任何線索可尋。當地雖有猶太教堂出現，而佛教寺院的藏書室中，琳瑯滿目，係用雕刻的木塊印成。各國之中，學者所享的尊敬，在其他一切人等之上。至於派往愛爾蘭感化部教徒的赤腳唸經的僧人，並無在中國立足的餘地。祇有學識極廣，智慧絕高的人們，才能避免中國

stories Christians 此爲基督教的旁

系，爲羅馬天主教所敵視，斥爲異端。) 教堂的存在，出人意表之外，於是當時到這一個奇怪國家來的羅馬教士，對於他們的工作，另有種新目標。乃斯陶里安人的異教，爲羅馬的舊敵人。它能在世界遼遠的地方立足，無異針對教堂的一種刺激性的挑撥，其狀態之迫切，更較成百萬的佛教徒爲嚴重。此種羅馬與敘利亞間的糾紛，爲外人在華衝突——包括宗教，政治，及商業上衝突——的第一次。華人本身對它不感興趣，毫不關心。而且這是一件最不重要的事。耶蘇教的勢力，並沒有他們想像中那樣龐大。天主教士的注意力，便轉向異教份子。敘利亞人並沒有在中國奠定地盤，建立乃斯陶里安教堂的後裔。

• 第一本印成的書籍，尚未在歐洲出現，而佛教寺院的藏書室中，琳瑯滿目，係用雕刻的木塊印成。各國之中，學者所享的尊敬，在其他一切人等之上。至於派往愛爾蘭感化部教徒的赤腳唸經的僧人，並無在中國立足的餘地。祇有學識極廣，智慧絕高的人們，才能避免中國

智識階級的嘲笑。這是羅馬不易學會的一課教訓。但是不久之後，早明教皇愚昧政策為後來教皇所修正，即沒有學問的教徒，貢獻他們的科學知識，替皇帝效命。他們矯正中國人對於天文學的觀念。在他們的指導之下，雇用中國工人建築氣象台，可與歐洲任何天文台相媲美。樊列倍斯脫神父（Father Verbiest）膺命為中國計數局的主腦。

而夏爾（Schall）李希（Ricci）及其他教士數十人被任為皇帝及高級官員的親信顧問。

他們教導中國人，又傳向他們書籍及文學等書，其細目尚未能開列清單，但是它正是異國學者的珍藏，與從馬可波羅衣邊中落下來的珠寶，同樣的有誘惑性。教士們研究並翻譯中國典籍的工作，凡歷數世紀，比建築歐洲任何大教堂所須的期間更久。現在仍在繼續之中。天主教堂在學術上所享的名譽，完全得力於來華教士的工作。以後追隨他們來的新教徒，仍能保持此種風氣。中國從教會中認識了基督教的教義，而西方也從教會中知

道了孔子及中國若干其他聖人的哲學。

教士和商人同時蒞臨，可是他們一踏上中國的土地，便分道而馳。早期商人所用的方法，與愛和平的中國商人所用者不同。他們帶了絕少的行李，甚至空身前來，却帶了大量的財富回去。中國人稱他們為盜賊，沿海某有守望塔，察覺他們的光臨，就警告居民逃難。有一次，他們為害甚烈，由皇帝下詔，命令沿海的全部居民內遷數里，把屋子盡數焚毀。這樣一來，海盜來的時候，無物可得，祇好揚帆空手回去了。

溫和地到中國來的教士，雖然爲了完全不同的理由，最後亦變成與海盜同樣的可厭。耶穌教徒，聖芳濟教徒及杜密尼教徒，（Jesuits, Franciscans, and Dominicans）以上爲天主教的三大支系）對於中國子女敬重父母，及士大夫尊敬孔子的半宗教性的熱誠，互相攻訐。同時對於應該用什麼中國字來翻譯上帝一詞，爭辯甚烈。皇帝抱了息事寧人的精神，或者在炫燿他的學識。

企圖解決後一項問題。然而教士不

以他的決定爲滿足，轉向教皇請示

。教皇並不能解別各個中國字。他的指令與皇帝相悖。那位發怒的天子頓時下令解散帝國內的各天主教團體，勒令教士回國。商人與他同行，因爲怒氣沖沖的皇帝，把他們一視同仁。祇有葡萄牙人留居澳門，該地於一五五七年租借，從對華及對日的貿易中，釀集無數的財富。假使教士對於中國舊禮教，略能寬容一些，那時的基督教，也許能替代中國佛教的地位了。

後來，對華貿易，又用合法與公認的方式恢復。其時有關各國的情形，已經大變了。西班牙、荷蘭及葡萄牙，不再是強大的海軍國，而一連串的變故，已使不列顛成爲他們的替代者，在不列顛的堅持之下，中國拒外的壁壘倒塌了。中國頒訂嚴格與令人難堪的條例，准許至廣州通商的權利。差不多完全爲了軍事壓力的緣故，各港逐漸開闢商人與教士得更多的特權。現狀

後，簽訂南京條約。美國人得分享英國用軍事及外交勝利換來的特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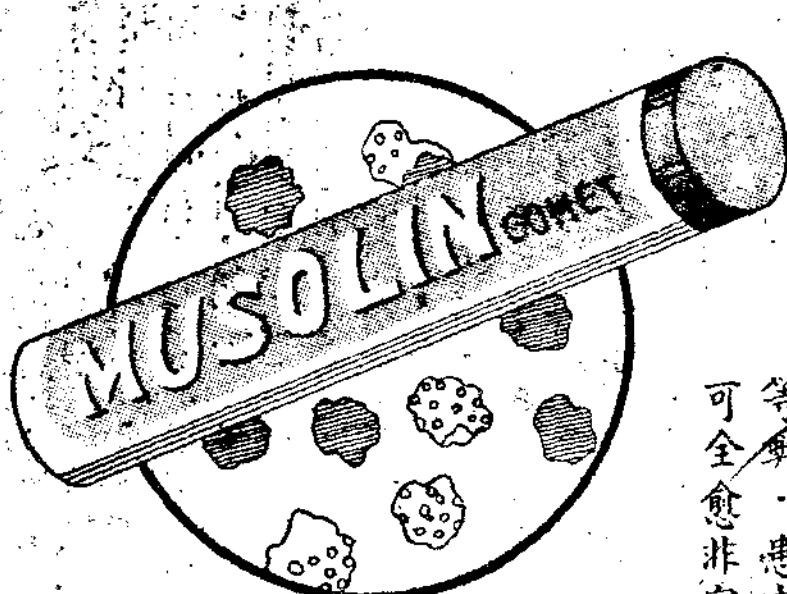
。有一句老話說，我們（指美國人）永遠不必和中國作戰，可從英國的戰役中得益，洵非虛語。

英美兩國在商業上角逐甚烈，對於有共同利害的若干事情，却能同心合作。過去數百年來的大半時期，在遠東確有「有效」而「非正式」的英美同盟。倫敦與華盛頓官方對於此種同盟，也許沒有正式的情報。同時在兩國的外交，代表及領署官員間亦無須訂立任何肯定的協定或祕密條款。他們合作的實現，因爲英美兩國於對於某種舊式概念，譬如公理及正義之類，具有同樣的觀感。上海的公共租界，爲兩國代表一致努力的結果。他們商妥用英文爲該國的商業文字。英國借道印度到中國來，隨身帶來了階級觀念，有色人種的偏見，及維持白人尊嚴的必要心。他們是商業的領袖，俱樂部的創辦人。美國人採納英國人的思想風度，本身尚無所知，直到回國後，被人誤認英國人時，方才憤然若悟。

可美德牌

林奴林片

最新林疾聖藥之宝！



片劑及結晶
各地大藥房均售

裝包
二十片
五十片
一百片

主治功能
急性淋症慢
性淋毒
節炎女子淋
病及一切化
膿性疾患等

本療劑單由內服，即能化體內之血
液，細胞組織等各部分中，迅速產
生強盛之抗菌力，表面性當然能迅
速奏效，對於潛入深層部之淋菌，
亦完全能發揮其撲滅之偉力，服後
決無損害腎臟及障礙消化
等弊，患者安心服用，即
可全愈非空言者可比。

剿滅淋疾 捷如閃電

治淋靜脈注射 NEO-GONOSTAAGEN 製造元

可美德牌 黑田藥品商會

日本製造